

歷史與空間

周軒諾

八旬聯大話歲寒

今年是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簡稱聯大)落戶雲南昆明80周年紀念。聯大是抗日戰爭開始後內地高校遷往昆明的一所綜合性大學。1937年8月,當時的中華民國教育部決定組建國立長沙臨時大學,1937年11月1日,由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清華大學、私立南開大學組建而成的國立長沙臨時大學在長沙開學。由於長沙屢遭日軍轟炸,1938年2月中旬,經民國教育部批准,長沙臨大師生們分三路陸續西遷昆明。80年前即1938年的4月2日,長沙臨大正式易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同年5月4日,坐落昆明市北荒地的西南聯大正式開課。

毋庸置疑,當年在聯大的校長、師生大多是博古通今、出類拔萃的。一所高校能於同一時期聚集如此多的泰山北斗,確實罕見。前無古人乃肯定的,相信亦頗難再有後來者。

寫聯大是因為看罷電影《無問西東》,《無問西東》是紀念清華大學百年校慶獻禮的影片,片名取自清華校歌的其中一句歌詞——「器識為先,文藝其從,立德立言,無問西東」,意思大概指在選取人生方向時,只要遵循自己的「真心」就行了,無須多問西東。電影採用四個時空的多線敘事方式。李芳芳身兼導演和編劇,由祖峰、黃曉明、章子怡、鐵政、韓童生、張震、王力宏、陳楚生、米雪等海峽兩岸暨香港的演員擔綱演出,2018年1月在內地上映,9月下旬於香港上畫。電影講四個不同時代幾位清華學生各自的經歷。1923年,清華學子吳嶺瀾(陳楚生飾)面臨着在自己擅長的國文、英文與不擅長的「實業」之間擇科的困惑。1938年,名門獨子沈光耀(王力宏飾)到聯大求學。國難當頭,他在順應父母心意和救國救民當中難以抉擇。1962年,陳鵬(黃曉明飾)即將從清華園畢業並成為科學工作者,卻被愛神捉弄,情路上一波三折。2012年,在北京謀生的公司高管、清

華畢業生張果果(張震飾)在爾虞我詐的職場中不願同流合污、苦苦掙扎。

電影裡梅貽琦校長(祖峰飾)影響過吳嶺瀾,吳嶺瀾影響過沈光耀,沈光耀影響過陳鵬,陳鵬影響過同輩同學李想(鐵政飾),李想影響過張果果的雙親。相信這種命運交織乃導演刻意安排,具有一代代薪火相傳之意味。

片中沈光耀母親(米雪飾)將不忍愛子上戰場那份私心演繹得維妙維肖,另外聯大資源、財力缺乏,校舍簡陋,只能夠用茅草蓋屋頂,導致老師授課時長衫被暴雨的雨水沾濕那一幕以及陳鵬對王敏佳(章子怡飾)一往情深等等皆是讓人感動之催淚點。歲寒乃深冬,是一年之中最寒冷的季節,可引伸為至艱辛、最難克服的逆境,孔子曾表示:「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論語·子罕》)。而「歲寒」同時亦可解作堅貞的節操(見《資治通鑑·卷一七四·陳紀八·宣帝大建十二年》:「梁主奕葉委誠朝廷,當相與共保歲寒。」)不管是前者還是後者,歲寒意思都跟本文主旨吻合。

1938年4月聯大開學之際,中日徐州會戰(山東台兒莊戰役)正打得如火如荼。日本侵略軍的魔爪幾乎已伸延至神州大地每個角落,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已經淪陷,廣州亦危在旦夕,中華民族確實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以「歲寒」比喻為此時此境最適合不過,誰能肯定1938年的中國不是處於歲寒階段,不是處在水深火熱之中?

影片中原本屬於廣州黃埔軍校門口那副對聯——「食生怕死莫入此門,陞官發財請走他路」都有份出鏡,就在招募中國青年加入空軍飛虎隊抗日那一幕。這跟孔夫子所言:「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論語·衛靈公》)有異曲同工之妙。聯大學生沈光耀的結局也應驗了以上名言,他奉



聯大是抗日戰爭開始後內地高校遷往昆明的一所綜合性大學。網上圖片

命駕戰機轟炸日軍敵艦,後來沒彈可投,且飛機被日寇重創難以返回基地,本來可以選擇跳傘逃命的他最終俯衝其中一艘日艦極速衝下,與敵人同歸於盡,殉國時年僅27歲。太史公司馬遷在《報任少卿書》中曾提到「人固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趣異也。」沈光耀的犧牲肯定屬於前者,沈氏於片中一句「這個世界缺的不是完美的人,缺的是從心底給出的真心,正義,無畏,和同情。」尤其教筆者動容、淚崩。這便是「歲寒」!

80年過去了,80年後的今天,2018年,不論是時間或地點,咱們都身處和平,活得比較安穩,起碼不會像那時候的長沙、重慶或成都,每天被日本鬼子狂轟濫炸,朝不保夕,惶惶不可終日。可是國泰民安的今天,很多人依然缺少歲寒(堅貞的節操),究其原因,主要是常被貪念衝昏頭腦、被慾望主宰生命、被物慾掩蓋良心。在戲內梅校長對吳嶺瀾說的那句「人把自己置身於忙碌當中,有一種麻木的踏實但喪失了真實。」不正就是太史公口中「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的現實最佳寫照嗎?營營役役、拍馬屁、爾虞我詐。有些人不是不想追隨自己做人原則安身立命,而是給現實生活所擊倒和麻醉,把尊嚴換成「樽鹽」(生活罇口),以原則易生活。有多少人能做到聖人的教誨——「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魚而取熊掌者也。」(《孟子·告子》)在此,筆者也以《無問西東》裡出現的最後十六個字(對白)來詮釋自己的歲寒——「愛你所愛,行你所行,聽從你心,無問西東。」

書若蜉蝣

葉輝

柏拱行·顛地·旗昌

話說早在19世紀八十年代,本港就已有多層購物商場了,此一購物商場名為柏拱行(Beaconsfield Arcade),由巴馬丹拿建築師事務所設計,採用維多利亞式設計,此為本港首座多層購物商場;及至1960年4月,柏拱行拆卸而改建拱北行;就在19世紀之時,在柏拱行以南的莊士敦樓,前身為法國外方傳道會大樓,在1890年改名為比更士菲樓(Beaconsfield House),華人一般將此建築稱為拱北樓;及至1960年,柏拱行重建以後,英文名稱卻仍沿用,中文名則改為拱北行。

翻查資料之下,就可知悉柏拱行之原址就在中環皇后大道中4號,此為匯豐銀行總行大廈的後面,且說19世紀90年代,皇后大道中柏拱行門前,曾有一座噴泉,乃由顛地洋行(Dent & Company)所贈送,早已不存在了;顛地洋行又稱寶順洋行,由英國人約翰·顛地在廣州所創立,在19世紀的香港、上海、天津、台灣等地,均設有分行。

顛地洋行在19世紀四五十年代,也曾為本港首屈一指的洋行,主要從事鴉片輸入及轉口交易,擁有輸出茶葉與生絲至外洋的業務;而在其時本港,顛地洋行的主要競爭對手即為渣甸洋行(怡和洋行);此兩間洋行的鴉片進口量與貨船數目,可謂不相伯仲;而據渣甸檔案室附有「廣州註冊額外」藏有約翰·顛地及其親屬的相關信件,當中提及英國商戶由廣州出走遷開香港;顛地洋行遂成為繼渣甸

與旗昌洋行(Russell & Co)之後的第三大鴉片公司;旗昌洋行1818年由美國商人塞繆爾·羅素(Samuel Russell)創辦於廣州,從事廣州至波士頓之間的跨國貿易;早期主要的經營項目為茶葉、生絲與鴉片,小沃倫·德拉諾(Warren Delano, Jr.),即第32任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的外祖父,就在1830年起,成為旗昌洋行高級合夥人,虎門銷煙之時,旗昌洋行曾上繳鴉片達1,540箱。及至1846年,旗昌洋行總部遷往上海外灘9號;1853年由於戰亂,廣州與上海到茶葉產地的道路受阻,旗昌洋行直接去武夷山收購茶葉,循閩江運至福州,為福州口岸的真正開闢者;至1862年,旗昌洋行由金能亨(Edward Cunningham)開辦旗昌輪船公司,開通上海至漢口航線,在1867年,又開通上海至天津沿海航線;此所以從1862年至1877年,亦稱為旗昌時代。

大會堂由市民集資於1867年興建,於1869年竣工;同年11月2日由愛丁堡公爵主持開幕儀式;及至1933年,大會堂其中一部分遭拆卸,以供匯豐銀行興建新廈,其餘部分亦在1947年全部拆去,就在原址稍後興建中國銀行大廈;而大會堂門前的噴泉亦由約翰·顛地於1864年所捐建,多年之後因水源短缺而荒廢。

顛地洋行在1867年本港第一次金融風暴後結業,隨即將總行遷至上海;大樓於1867年改建建成香港大酒店;其後置地公司購入此幅地,建成告羅士打行後經合併,成為置地廣場。

詩情畫意

趙素仲作品

詩畫禪心(九十六)

明代高僧釋函是

遊人欲多折  
不要傍小瓶  
更不知香在  
一枝來手開

明代高僧釋函是詩  
素仲配畫  
甲午秋日



釋函是(1608-1686)是廣東番禺人。在崇禎六年(1633)會試不第,謫道獨禪師,於歸宗寺出家,為曹洞宗三十三代傳人。曾在廣州任光孝寺住持,晚年歸海雲寺。高僧有一名句:「不求安逸不求名,出家人就是要有『學道先須遠俗情』,修行之後自會『歲久年深累自輕』,那就是修行需要一輩子的,修行日子愈長,內心便愈覺輕快。

啟悟隨筆

這詩對俗世凡人真如「當頭棒喝」,手上拿着一枝梅花,還要多折,折了一枝又一枝,不知道香已在手上了,還到處去找。正如俗世人多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得到就好了,夠了,切勿貪多。貪在佛教中要戒的。

古典瞬間

唐寶民

彭光藻巧斷爭傘案

《畏廬瑣記》是清代學者林紆所作的一本書,這是一本包羅萬象的書,其中有些斷案故事,讀起來非常有趣。

有一個叫彭光藻的人,在福建某地當官,有一天下着小雨,他乘坐轎子經過鬧市區,看到一家酒店裡有兩個人互相爭執,便停下來詢問原因,原來,這兩個人姓陳,他們在爭一把傘,因為那把傘的傘把上鑄刻有一個「陳」字,所以兩人便都說這把傘是自己的、互不相讓。彭光藻問明情況後,便把這兩人帶回衙門裡,對他們二人說:「你倆都姓陳,而傘柄上又鑄有『陳』字,傘不會說話,它不能說出自己的主人是誰,所以我把這把傘分成兩半,給你們二人一人一半,這樣你們就都不會再爭了。」說罷,便令衙役將這把傘分成兩半,給那兩位姓陳的人每人一半。圍觀的群眾見彭光藻判案這樣荒唐,都忍不住笑了起來。

等那兩個人各拿着半把傘出去了以後,彭光藻立即派了兩個衙役出去尾隨,觀察他們之所作所為。只見其中一個人走到半路上,笑着把手中的半把傘

扔掉了;而另一個人則氣呼呼地大罵不止……

彭光藻聽完兩個衙役的匯報後,立即命人將那兩個人又帶了回來,彭光藻對那個大罵不止的人說:「傘無緣無故地被我損壞了,你心中惱怒、罵我糊塗,這是常理,證明這把傘的確是你的。」轉而又對扔傘的那個人說:「你得到了半把沒有用的傘,以為我糊塗,所以笑着把它扔掉了,證明這把傘不是你的,你是在欺詐別人!所以,我現在要打你40大板,並判令由你出錢買一把新傘還給傘的真正主人。」那個人一聽,嚇得立即承認了,並表示願意賠償對方一把新傘,求彭光藻不要再讓他挨大板子了。彭光藻沒有對他開恩,命衙役們把他按倒在地打了40大板,又讓他拿錢買了把新傘還給另一個人,這就把他放了。眾人因此對彭光藻的判案方式心服口服。

彭光藻在斷案時不走尋常路,而是用自己的聰明智慧審理案件,略施小計便判斷出了傘的主人是誰,這樣的審案觀念很值得當代人學習。

豆棚閒話

吳翼民

童聲暖冬夜

每臨冬夜,我靜靜地坐在書房看書或寫作,稍覺疲倦便會閉上眼睛洗空了腦海發呆片刻,這時冬夜各種聲音會飄忽忽忽在耳邊響起。那是過往歲月的聲音,已經很悠遠了,聽着卻如在耳邊,分外真切。在諸多冬夜聲音中,最讓人感動的是一聲聲童聲——「冬夜時辰,天燄風緊。各位鄉親,火燭小心。」「灶膛燈盞,熄滅火星。灶前灶後,打掃乾淨。」「水缸滿滿,堂屋清清。門戶關關,門栓緊緊。」「防火防盜,提防壞人。促進生產,抓好革命。」

這是我曾經插隊落戶的鄉下孩子們的冬夜巡邏、「防火防盜防壞人」的喊聲,給漆黑寂靜的鄉村帶來了幾許的暖意。這些童聲呼喊的防火防盜的詞兒是我編寫的,至今在我當年下鄉的日記本上載錄着,時常勾起我深深的憶念。

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我一度在鄉下擔任過小學民辦教師,與當今倡導的全科醫生一樣,那時我可是個全科老師呢,負責四年級一個班,什麼課都教,語文數學政治課不說,連音體美及勞動課都上。這在當時的鄉下很普遍,比這更絕的還有呢,就是複式教學,亦即幾個年級的學生在一個班級上課,各年級學生分幾個條塊坐在教

室內,老師分別上課,通常是給一個年級段的學生授課佈置作業後再給另一個年級的學生授課,有條不紊,是當年農村推廣的模式。若干年後教育普遍提升改善了,我仍在江南偏僻山區一座小學看到這般複式教學的情狀,——一個老師六個學生,卻分三個年級。

當年做民辦老師是異常艱辛的,儘管工分依強勞力記,還能在學校食堂裡吃上一頓免費的午餐,但學生難教啊,家長們在「讀書無用論」的影響下,把孩子送到學校,不指望學到什麼,能識倆字即可。最現實的榜樣就是我等知青,初中高中畢業了,連城裡廠子也進不去,還得被送到鄉下跟泥巴打交道,說是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呢。

當年我接的這個班級極度無序,上課時學生可以坐在課桌上與老師搶話,可以帶了小狗小貓青蛙蛤蟆進教室玩耍,男生罵女生、打女生是家常便飯,學生居然給原先一位老師起綽號「矮冬瓜」,當面叫這綽號不說,還把這老師家裡發生的糗事兒(都是一個村的,毫無隱私可掩)當作笑話在教室傳播,弄得這位老師臉面盡丟,辭職不幹了,於是我就接了這個茬。我接了這茬一個樣兒,經常難以終課,很

覺難堪,幾次也想辭職不幹,但想想站講台橫豎比下田勞作輕鬆,便咬咬牙堅持了下來。正巧大隊革委會開會佈置工作的時候提到在冬季要防火防盜防止階級敵人破壞「抓革命,促生產」,我油然想起江南有冬季「喊火燭」的習俗,——我老家的巷子裡就有一位老人連續幾年義務擔當過這個職責,那蒼老的聲音一度成為巷子裡的一個標記呢,我何不利用孩子們好動多動好勝的特點,組織個「喊火燭」的小分隊,讓他們在夜間穿行在村子裡,用脆亮的童聲給寒冷的鄉村添上點暖意呢?想着,我立即編寫了相關的詞兒,讓他們排練呼喊。孩子們聽說晚上可以排着隊伍在村子裡巡邏,甯提有多高興,紛紛報名參加。我挑選了十來個男同學,給平時愛調皮搗蛋的幾人任命了隊長的角色,於是就開始了行動……

就從那個冬夜開始,村子裡響起了脆亮的竹梆聲和同樣脆亮的呼喊聲。村民們頓時感到了新鮮,也提高了「三防」的警惕,大隊的領導知道後還給予肯定和表揚,那「喊火燭」小分隊一時成了鄉村的「明星」。說來也怪,打那以後,班級的秩序大變,教學就此進入了正規。我感到這個冬季可謂暖意融融啊。

生活點滴

徐永清

歲月留痕染衣服

染衣服這個詞,現如今使用的頻率極低,幾乎失去了生命力。可在以往,它的使用頻率極高,經常掛在人們的嘴邊,並付諸實施。路上兩個女人見了,問:「二嫂哪裡去?」答曰:「買染料,染衣服。」到了星期天,在大雜院,王嬸問:「李媽忙什麼呢?」回曰:「染衣服。」這就是日常生活中的的一幕。

四十年前,城裡的主力軍是工人,工人當然要穿工作服,那時節,城裡最流行的服裝就是工作服。穿工作服不但風光,也時尚。這工作服不僅男人穿,女人也穿;且是老者穿,少者也穿。工作服的布料不是勞動布的,就是混紡的,再不就是帆布的。論品質,結實。但時間一長就要褪色,難看還易髒。那怎麼辦?染。有人說了,扔掉,乾脆買新的。其實誰不想穿新的衣裳?但老話說:「要知昨天事,需問過來人。」過去的日子窮,什麼物資都緊要,買米、買煤、買布、買糖……什麼都有計劃,也都要憑票購買,所以衣服穿舊了也不能扔,心疼。再說,扔了你穿什麼?俗語云:「笑破不笑補,笑舊羨慕新。」衣服褪了色,難看,就跟衣服破了一樣的性質,這是懶人和無能的標誌,要被他人取笑的。於是,染衣服就成了那個時代的一大特色。

染衣服要染料,那好辦,化工商店有專賣。那時化工商店哪個城市都有,多的是,

猶如春天的蒲公英,遍地開花。化工商店不僅賣油漆,也賣桐油、石膏、稀釋劑,更有大量的染料賣。這些染料有紅的、綠的、紫的、黑的、藏青的,什麼顏色都有。那染料都是小包裝,跟煙盒差不多,只是稍薄點,小點。一包包的染料都擺放在櫃架的醒目之處,為了方便顧客。一小包的染料,剛好夠染一件衣服。若是衣服大了,或是褪色過了頭,頂多用兩包。那染料從幾分錢到一角多的不等,既便宜又方便。那時人們常用的染料,就屬跟藏青的兩種。那時不備工作服是這兩種顏色,就連平日男女老外的外衣,也大都這兩種色彩,你別無選擇。說得好聽點,就叫時代流行色。

染衣服不難,但要遵循章法。先將鐵鍋放入涼水,再投放染料,攪拌均勻。待水燒開,把衣服緩緩地放入鍋中。有的人在染衣的時候,還要放點鹽,大概是勺的量的量。放鹽的目的是提高染料的附着力,再者顏色光鮮。這就跟洗洗白色的襯衣,要在水中灑幾滴純藍的墨水一樣,兩者有着異曲同工之妙。染衣服還有兩個關鍵所在:一是衣服在染之前,先要洗淨,還要浸濕了;再者,衣服下到鍋裡,還需用棍棒或是爐鉤經常翻動,使其受色均勻,這樣染出的衣服不僅色彩均勻漂亮,而且經久耐穿。衣服染好了,用清水洗淨,曬乾便成。染後的衣服跟新的沒有兩樣,仍舊穿在身上,人也精神,心裡

也充滿了自信。

一些愛美的女人,不僅要染衣服,還要將工作服加工一番。上衣要收胸抱腰,褲子則細腿提臀,這樣顯得線條畢現,纖腰楚楚。這些女性,走起路來腰肢都要扭幾扭,跟風吹楊柳一般,心裡是美滋滋,樂陶陶的。她們走在街上,回頭率極高。愛美與追求美,是不論時代,不分貧富的。能從苦日子中提煉出滋味來,提取出樂趣來,這就是水準。套用往年春晚小品《策劃》中的一句台詞,這些女性真是「太有才了」!

四十年過去,彈指一揮間。隨着我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與發展,國家日益富強,人民日益富足。現如今,國民生活富裕了,一個個都容光煥發,意氣風揚。就穿衣來說,人們講究流行款式,追求新潮衣服,考究時尚色彩。通常衣服還未穿舊,只因款式落伍,衣料守舊,色彩過時,便要「退居二線」,或束之高閣,或一棄了之。尤其一些年輕新潮愛美的女性,購買新衣的頻次,簡直比翻月曆牌的速度還要快,其淘汰率更是可想而知了。對待舊衣,生活中一些頗有愛心的人士,則另有舉措——將這些衣服洗淨,疊好,包裹起來,送到舊衣物收集箱,讓愛心繼續傳遞。現如今放眼觀瞧,滿大街想找個身穿舊衣的行人,簡直比大海撈針還難,更別說穿着染過衣服的路人了。談笑間,染舊衣服一事,已成如煙往事。